

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。”……见识过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选手的博文广识,欣赏过《朗读者》嘉宾吟诗的饱满深情,您可曾想过,有一天,诗词教育也会被搬上擂台?

8月22日至24日,首届“迦陵杯·诗教中国”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开大学举行,这是目前国内唯一面向中小学在职教师、以古典诗词讲解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赛事。

自3月15日开赛以来,全国有近万名教师报名参加初赛,共210位优秀教师最终脱颖而出,进入总决赛,在南开的讲台上展风采。

举世一人而已

比赛的一项内容要求教师在30分钟内给20名学生上一堂诗歌讲解课,不仅要解释清楚诗歌的含义,还要体现诗歌之美。

在教学上追求“完美”的福建上杭县实验小学语文教师伍喜强,似乎对当天的表现“小有遗憾”。“要是再给我一分钟,完成学生汇报,这节课就完美了,可惜时间到了……”

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对于伍喜强来说,参赛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见到了迦陵先生。“迦陵”是南开大学终身校董、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、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的别号。

一开始接到比赛通知,看到“迦陵杯”,伍喜强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“迦陵”是叶嘉莹。怀揣着一颗好奇心,伍喜强上网搜索“迦陵”,结果“一发不可收拾”,“那天晚上,我看叶嘉莹先生的故事,看到了凌晨2点”。

叶嘉莹,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。诗词给了她力量,一个承习“旧道德,新知识”家教的女子,在诗词中展开了自己多难、真实而审美的一生。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,叶嘉莹诲人不倦,度人无数。

“她的诗歌足迹遍及全球,从幼儿园到大学、从海峡两岸到欧美国家,把诗歌与教育融合,举世一人而已。”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讲席教授、大赛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洪如是说。

1979年,叶嘉莹到南开任教,后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。2018年、2019年,她先后捐资1857万元、1711万元,用于设立、建设“迦陵基金”,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与弘扬传统诗词文化。

在南开八里台校区有一座四合院式的中式书院,名为“迦陵学舍”,以叶嘉莹的号定名,这也是继陈省身先生后,南开第二次为学术大家修建的“学舍”。

放眼国内高校,在诗词文化与教育的融合上,南开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们有着“举世一人而已”的叶嘉莹,还承接了目前国内文科最大的课题——中华诗教传统研究和传播。在这项课题中,参与高校多达十几所,并由大学延伸至中小学。

比赛期间,95岁高龄的叶嘉莹



叶嘉莹先生与参加总决赛的选手面对面

诗中芳华,教与你知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聂晨蕊

借助统编教材修订、“迦陵杯·诗教中国”诗词讲解大赛的契机,陈洪看到了一丝曙光,而曙光背后是大学的发力,“大学教育不应和中小学教育脱节,在某种程度上,大学要发挥好引领作用,诗词教育从青少年抓起”。

来到她40年前首次归国执教的南开阶梯教室——八里台校区主楼111教室,与参加总决赛的选手面对面。结合自己的诗作,她向选手们讲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、对传统文化、对诗教传承的执着深情。

动情处,叶嘉莹与大家一同齐声高诵:“中华诗教播瀛寰,李杜高峰许再攀。喜见旧邦新气象,要挥彩笔写江山。”

传奇人物出现在自己面前,对于伍喜强来说又是一个激动的“不眠夜”。

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生命

古人云: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

吟诵在古代,如同识字、写字一样,是文人的一项基本技能。

据称,凡诗文皆可吟诵,历代的

歌诗(诗、骚、乐府、词、曲等)在不能歌之后,用吟诵之法传承。凡人皆会吟诵、唱和酬答,教育学习,皆用吟诵。声律之美对于体会诗歌精微、打动人心之处有独特功效。也因此,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吟诵名家,如谢安、王阳明等。

吟诵有一定规律,远不止弄懂“平平仄仄仄平平”这么简单,传世至今,能够做好吟诵的人并不多。在当代,叶嘉莹就是其中一位。她的吟诵师从伯父,吟诵也是她大力倡导的诗词传承形式。

总决赛中除了笔试、现场观摩课的比拼之外,还考查诵读。大赛首次引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“‘中华诗教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”的阶段性成果——中文诗词智能评测系统。

据合作研发团队“最美诵读”的技术负责人郭晓文介绍,该系统采

用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智能语音引擎,从诗词韵律、词字正音、多音字校准等多维度进行测评,充分体现了叶嘉莹提出的“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生命”的诗教观念。

从2014年起,“最美诵读”团队与南开合作,致力于抢救性收集私塾老先生的录音。在合作中,双方发现,学校有很好的学术规则,但可量化、标准化成为一大困扰;企业有很好的技术,但却找不到结合点。于是,去年双方一拍即合,“把最古老的诗歌和最现代的AI技术结合起来。”郭晓文说。

该系统分为大赛级和训练级。比赛之外,在微信中安装相关小程序,参赛选手即可在平时练习、评测,跟着示范音进行比对,字音不准、节奏不对会相应扣分,由系统生成最后的成績。

贵阳市乌当区实验小学语文教

师蒋貽隆与《中国科学报》分享了一个备赛小故事。听到蒋貽隆在里屋练习,他的两个小外甥放下了手边的网络游戏,专心致志地看他读诗。尤其是看到系统打分时,两个孩子兴奋不已。结束后,两个孩子吵着要跟“舅舅学读诗”。“由此可见,诵读之于当代中小学诗词教育的魅力。”蒋貽隆说。

如今不少吟诵已失传100多年,将吟诵传承下去,也是叶嘉莹最后的心愿。蒋貽隆犹记,“叶嘉莹先生曾说,我生怕百年之后去另一个世界,见到李白、杜甫、辛弃疾,有愧于他们,没有将自己所领悟传于后世学习,没有将吟诵传承下去。”

蒋貽隆认为,青年教师应该有传承的责任。“中国人应该有‘闻过书香的鼻,看过字画的眼,吟过唐诗的嘴’。这是当代中小学教育应该大力倡导的事。”

入门须正,立志须高

虽然“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生命”,但大赛更深层的目的在于促进诗词文化与教育的融合。

诗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方面,其数量之大、影响之广,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色、强项。近年来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等以诗词为主题的节目,在诗词的普及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,诗词文化与教育走向纵深处,陈洪认为有两方面亟待完善。

“首先是提高,从前人们关注的是诗词的背诵、记忆,现在我们要侧重理解,尤其是诗词怎样对一个人的人格、精神世界发挥独特作用。教师作为重要的传播群体,怎样脱颖而出,成为诗词文化的推广者、示范者,是大赛的初衷之一。”陈洪说。

宋代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表明,无论作诗,还是诗歌批评,“入门须正,立志须高”。

陈洪解释,“入门须正”,要求教师给学生传授的知识正确,这需要教师有扎实的基础,材料使用、引经据典、不同讲法的分析必须正确;“立志须高”“诗无达诂,文无定法”,很多诗词没有唯一的讲法,需要教师对诗词中微妙、精细之处有很好的体认,通过艺术性的讲解传达给学生。这就对师资提出了较高要求,而借助大赛提升师资水平,是一种有效的途径。

“其次是改善。”陈洪解释,大型体育比赛结束后,90%的评论是国骂;新诗写作呈现鄙俗、猥琐之风等。由于互联网普及、自媒体出现带来的文化向下倾向,让陈洪产生深深的紧迫感。“应把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元素挖掘出来,用诗词树立正气。”

借助统编教材修订、“迦陵杯·诗教中国”诗词讲解大赛的契机,陈洪看到了一丝曙光,而曙光背后是大学的发力,“大学教育不应和中小学教育脱节,在某种程度上,大学要发挥好引领作用,诗词教育从青少年抓起”。



学衡派与《学衡》

陈彬

在民国时期,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,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了质疑。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,主张全盘西化、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声音在我国的文化界愈来愈响亮。

但也就在此时,有一群文化学者,抱着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的宗旨,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、实验主义、白话文学等进行一连串的抨击;他们同时认为,大学应有一种具有批判性和代表性的综合刊物,《学衡》(The Critical Review)杂志便因这一需要而创办。

《学衡》创刊于1922年1月1日,创办人吴宓、梅光迪、胡先等,均为东南大学教师。他们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,主张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、察其流变,融会贯通、审慎选择,因此“学衡”始终不认同以北京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,人称“学衡派”。

《学衡》第一篇《简章》指出该刊宗旨为:“论究学术,阐求真理,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,以中正之眼光,行批评之职事,无偏无党,不激不随。”

在新文化运动及各种西方思潮盛行之际,《学衡》的创刊宗旨已表明此刊物既不想过分守旧,亦不愿随俗偏激。梅光迪曾自述称,其创办《学衡》旨在“以阐扬旧学,灌输新知为职志,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,时施针砭”。在新旧交替之际,这种理念颇合中庸之道。

《学衡》每期首页皆附有“弁言”,揭示《学衡》的出版目的系基于下列“四义”:“一、阐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。二、解析西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。三、摘绎之作必趋雅言以崇文。四、平心而言不事褒贬以培俗。”有此“四义”即可知除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,不趋众好、追求真理,以期开启民智、转移风气,亦为《学衡》重要目标。

从1922年1月创办至1933年7月停刊,《学衡》共出刊79期。设有通论、述学、书评、杂缀等栏目。“文苑”栏中所载,诗词小说戏曲等无所不包,时人所撰译诗刊于“诗录”者甚多,译介西洋韵诗、小说、戏剧者亦不少。“文苑”之外,以“述学”类所占篇数最多,“通论”类次之,涉及时事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各方面之论述,可见《学衡》事实上是一份综合性的期刊。

据统计,在所有79期《学衡》上,撰、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(49篇),其次是吴宓(35篇)、缪凤林(22篇)、王国维(20篇)和胡先(15篇)。他们是《学衡》的中坚力量,其中“柳翼谋与吴雨僧致力尤多”。(引自罗佩玖所著《柳翼谋先生及其学衡诸友》一文。其中,柳翼谋即柳诒徵,吴雨僧即吴宓。)

柳诒徵作为《学衡》在国学方面的“主将”,做学问非常扎实,能明其源流,著其旨要。他放弃《中国文化史》的稿费,将全书各篇在《学衡》分期发表。他先是与汤用彤同为《学衡》干事,后又担任总干事。此外,《学衡》在国学方面的骨干还有王国维、邵祖平、林损、徐养秋、黄节等人,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论学文章发表。

刘伯明主讲西洋哲学史,亦为《学衡》的精神领袖。他认为要了解西方,必须对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,如希腊哲学、罗马政法和基督教义等先有清楚的认识。他在《学衡》所发表的《共和国民之精神》《杜威论中国思想》等文章,主要是就学者之精神立言,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风气有感而发,另一方面则是对《学衡》同仁寄以期望,相互勉励,渴望中国早日步入现代化。他提出要以诚补对浮嚣的观点,以避免浅尝辄止与不求甚解的盲从。

梅光迪虽然在《学衡》发表文章不多,但却是的《学衡》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在第一篇文章《评提倡新文化者》中,就以犀利的言辞对“提倡新文化者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:“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,非创造家乃模仿家,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,非教育家乃政客。”

著名诗人吴宓作为《学衡》主编,在哈佛学习英国文学多年。他对英国文学和梅光迪走同一路线,受爱文、白璧德影响,就卢梭的浪漫主义发表过很多讨论文章。每期《学衡》,几乎都可看到吴宓的手笔。

由于《学衡》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,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“复古派”杂志。事实上,“学衡派”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“灌输观”,以及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“全盘西化论”;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、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主旨。它明确主张“改造固有文化以吸取他人文化,必须须先有彻底研究,加以至明确之评判,副以达精当之手绪”。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,学衡派认为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、吸取欧西文化,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、评判,区别其精华与糟粕,明确其有用与无用,然后才能决定取舍,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”。

可能正是基于对学衡派的这种认识,有学者才会对当年处于“四面楚歌”之中的学衡派发出这样的赞叹:“学衡旗帜分明,阵容坚强,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,影响所及,至为深远。”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1995年,著名学者汤一介在主编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》时,才会在第一部便推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衡派的论著,并冠以《国故新论》。

(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根据南京大学史料编辑而成)

为地质工作者“画像”

■陈华文

编者按

近日,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官方微信推送了一组主题为《地质初心交给祖国》的连环画,在该校师生、地质工作者中引起关注。20幅钢笔画作,通过不同题材的画稿,用文字组成一个完整的地大故事,真实反映地质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,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。

该连环画的作者陈华文为该校一位普通工作人员,至于为何用连环画这种形式创作故事,这一幅幅画作背后,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与思考,且听他徐徐道来。

每一所底蕴深厚的大学,都有不同的大学文化。大学文化建设是高校的基本办学职能之一,站在历史时空的维度看,任何一所大学最后积淀下来的就是文化。当前,大学文化建设中,各高校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,纷纷在办学历史、特色学科、人才培养等领域,挖掘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,并通过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,期望达到以文化人的效果。

笔者长期在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求学和工作,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,讲好大学故事。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中,大学文化建设无非就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看上去一定要热闹闹闹。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当然是必要的。但笔者

觉得,大学文化建设只有深入大学精神的内核之中,才能真正彰显大学文化的厚度、力度和温度。

笔者所在的大学,地学行业特色和优势十分明显,但在面向社会公众讲好地质故事和大学故事方面,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两年前,笔者意识到,自己可以充分发挥绘画的特长,把大学故事“画”出来。于是,笔者以祖国山河、野外地质考察、地学大师为主线,从最近几年来画的一批画稿中,挑选了20张有代表性的钢笔画稿,然后“量体裁衣”撰写文字脚本,最后组成图文并茂的连环画,定名《地质初心交给祖国》。笔者之所以拟定此名,就是因为无数地质工作者,把青春、知识、智慧和人生梦想,都献给了我们伟

大的祖国。

8月下旬,笔者将此连环画做成网络版本,在学校官方微信和个人微信推送。原本只是打算在新中国七十华诞来临之际,营造一种向上的氛围。但是连环画推送后,国内地质领域的十多家网络新媒体纷纷转载。几家媒体还对笔者进行专门采访。这完全超乎笔者的预料。很多网友称,从一幅幅画稿中,他们看到了自己曾经在野外地质勘探的影子。还有人认为,画稿有情怀,地质工作就是那样的!

类似的赞誉非常多,笔者没有沾沾自喜,反而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——坦率地讲,笔者虽习画多年,但绝对算不上高手,为什么连环画在广大地质人当中引起共鸣呢?



地质考察